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衛靈公篇〉第一章。

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俎豆之事。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。未之學也。明日遂行。】

「講書之前，先談談板書寫的易、簡。」這是雪廬老人在〈衛靈公〉這篇第一章書，他有在黑板上寫字，寫一個易（容易的易），簡是簡單的簡。

「同學們對於中國文化脫節太久了，學《論語》只看一家的說法，不過自以為是罷了，其實誰也不能說確實對。」這個是講學《論語》只看一家的注解、一家的說法，只有看一家，看了之後不過就是自以為是，其實誰也不能說確實對。「元朝以前考試沒有限度」，沒有指定用哪一家注解來考試，元朝以前。「以後便有限度，注釋也有限制，指明要遵從朱子的注解」，宋朝朱子的注解，考試要用朱子他的《論語》注解，「叫中式，寫中他的法式就可以了」。「對不對呢？宋時就有人反對。」當時宋朝朱子那個時代就有人反對。「但是考試時離開朱注，即便考得好也不錄取，這是錮蔽人的知識。所以後來的《論語》只有一個講法，才有《四書改錯》等書出現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舉出，元朝以後，元朝、明朝、清朝考科舉就指定用宋朝朱子的注解來考，如果沒有用朱子這個注解考，你考得再好，也不會被錄取，雪廬老人講這是錮蔽人的知識，把人的知識蒙蔽了，所以後來《論語》只有一個講法，就是只有依朱子這個講法，其他家的講法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這樣才有《四書改錯》等書出現。

「《論語》注解開始於漢儒，為什麼不尊崇漢注呢？漢儒所注也未必對，但漢儒本著訓詁，少發議論，因為注《論語》的毛病都在議論上。民國以來，不管漢注、宋注都取消了，連經書也不要。今天國家提倡中國文化，因為發現其他人都不可靠，所以提倡靠自己，但是只宣傳也沒用，真心研究的有幾人？」

「今日吾所講的《論語》，國家沒有限制誰的注解。宋儒有改經的，這是大毛病，若採取《集釋》就比較複雜。吾主張簡要詳明，今日的風氣相反，為了登報賣錢的緣故，興囉嗦的風氣。作文、辦事都要如此，言多必失，絕無好東西，即使是司馬遷也不行。辦事囉嗦能辦出什麼事？你要真辦事、作、看書，還是必須簡要詳明。」

「《論語》書中經文雖然複雜，吾講得簡單。吾所說雖然簡單，但是這是從複雜中得來。吾預備時，自找麻煩，你們別學囉嗦。你們學什麼佛？現今的佛法是學什麼佛？佛所為是為了什麼？你們所為又為了什麼？你們學《論語》，是學孔子？還是學宋明儒者？」雪廬老人講我們學《論語》是學孔子？還是學宋朝、明朝的這些大儒，這些人呢？「還是學如今的報紙文章？」雪廬老人這個提醒就是很關鍵了，我們學《論語》主要是向孔子學習。「《周易·繫辭》是孔子親自作的，《繫辭》說：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；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；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；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乾很容易，坤很簡單，易是乾的本體。易則易知，容易才叫人好懂，簡就有能力。易知就可以學，可以和他親密，簡單就能隨從著你辦。親密就能長久，所以一學容易學，就能成功。易簡這兩個字，乃天下之正理，真正的理論就在簡易，得簡易就得了天下的正理、正位，萬物生焉，成了功。」

「吾恐諸位學囉嗦，所以特別申明。演講也須如此，要意猶未

盡。若掛鈴鐺，就大差了。辦事也是如此。」

『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』，「衛靈公問陳於孔子，有人說，《論語》某句有所為而發，其實都是有所為而發。魯衛如兄弟之政，孔子的朋友很多在衛國，道在魯國行不通，想在衛施行，所以孔子到衛國。開始時衛靈公對待孔子好，如果待孔子不好，孔子也不去，連南子也待孔子好。」

「陳就是陣」，這個文是寫陳，在這裡念陣，不念陳，就是上陣打仗的事，衛靈公「問孔子上陣打仗的事」。「讀書能聞一而知二就不錯了，聞一知一也可以。衛靈公為什麼問陣？」

『孔子對曰：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』

「俎豆之事，祭祀時擺供牛羊犧牲，豆是用木頭做的禮器，盛什麼東西有一定的規矩，簡易，看一遍就會。嘗聞之，曾經聽過這個，俎豆的事情我曾經聽過。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你問陣是軍旅的事情，我沒有學。孔子其實是學過，未之學也是說話溫和。」

『明日遂行。』「到了第二天，孔子就走了。為什麼走了？是被問住了，答不上來所以走了嗎？讀書有如參禪，到老不悟，那是書呆子，就如同生在現今的世間，卻不懂今日的事情。靈公並不是不知孔子，而是故意問陣，開孔子的玩笑。孔子懂得避色、避言，衛靈公既然對孔子的禮遇衰退了，就該離去。」

「學這一章，要知道該進則進，該退則退，自己要明白進退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